周日读本
东南商报
2017年8月27日　星期日
编辑：乐建中
美编：章丽珍
组版：章译文

有限的时间最好用来读经典

2015年8月底，哲哲满10周岁。哲哲妈张罗了一个生日派对，还买了一块大蛋糕。等我回到家，想尝尝美味的生日蛋糕，小家伙一耸肩，告诉我：“爸爸，蛋糕都被我的同学吃完了。要不，我给你个抱抱吧！”

然后，他张开双臂，把我紧紧地抱住了。这个抱抱暖暖的、久久的。后来问他怎么想到这种方式，他说看过一本图画书，书中的小男孩就是把抱抱作为给妈妈的生日礼物。我这才想起原来他说的是那本美国童书作家玛乔里·弗莱克的《问问熊先生》。

以前总以为童书看完了，孩子就忘记了，没想到看过的书都与孩子的生命相连接，甚至产生了化学反应——那些或幽默或忧伤或平淡或感人的故事，都不知不觉沉淀在孩子的心中，塑造着孩子的心灵。尤其是好的、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，更能培养孩子高雅的品质，将其浸润成一个积极向上、心中有爱的阳光少年。

相反，劣质的童书就起不到这一作用，且危害不浅。客观来看，当下的童书种类繁多，从中挑选精品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这就需要父母把好关口，慧眼识珠。其实，我刚当爸爸那会儿，也不知道该给孩子看什么书，只是凭感觉买了一些书：“小熊和最好的爸爸”系列、“青蛙弗洛格的成长故事”系列和《博士娃语言起跑线》《好孩子最想知道的寓言故事》。第一套哲哲爱不释手，第二套哲哲4岁时才产生共鸣，后两本他干脆翻了两页，再没看过。后来我反复思考，询问专家，逐渐意识到儿童阅读是有规律的，就像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指出的一样，这个黄金定律就是什么年龄的孩子读什么书。孩子的身心发育特点，其实是与阅读内容、书的形式相对应的。父母们需要明白，儿童阅读是有关键期或敏感期的，即某一年龄段对某种书籍有着天然的敏感性。一旦错过了阅读关键期，就像种田错过了播种期，不仅会影响孩子对阅读的看法，更影响到孩子阅读能力的提升，乃至阅读兴趣的养成。

相对而言，学龄前的孩子更喜欢纸板书、立体书、翻翻书、洞洞书、图画书，如果给他一些大部头，很容易使孩子对阅读产生畏难情绪，留下阅读一点也不好玩的印象，进而抛掉书本，从此不再碰任何读物。所以，孩子6岁之前，父母不妨多读图画书——因为图画书画面精美，那些经典图画书的每个画面都堪称艺术品，故事性强，蕴含着丰富的哲理与情感，对于低幼孩子来说，是很好的启蒙读物。

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如果图画书读得不够多，要抓紧时间补课，把世界经典图画书扫荡一遍，然后再读那些不太长的中短篇儿童文学作品，如《夏洛的网》《吹小号的天鹅》《波普先生的企鹅》等。

等孩子到了小学三四年级，开始对科学、动物等内容感兴趣，引导孩子读读动物小说、知识类图书，既开阔了他们的视野，也有助于夯实阅读根基。升上五六年级后，孩子开始探究与生活、生命相关的宏大内容，想知道世界的来龙去脉，因此看看地理、历史、艺术等读物，能帮助孩子养成通过阅读探索新知识的习惯。小学高段的孩子陆续进入青春期，诗歌由于应和了其内心节奏，也是必需的阅读内容。

童年看似漫长，其实很短暂。我的看法，有限的时间最好别浪费在可读可不读的作品上，要读就读经典。具体到某一个孩子，阅读进度或许有别，阅读内容和兴趣也不一样，但在适宜的年龄，围绕孩子的性别、兴趣等，父母要让其读到适宜的书、经典的书。

选图画书时，最好按照靠谱的奖项按图索骥，如凯迪克奖、凯特·格林纳威奖、丰子恺奖等；儿童文学作品则要多选国际安徒生奖、冰心奖、纽伯瑞奖、雨果奖、星云奖等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，　像张天翼、叶圣陶、陈伯吹、严文井等老一辈文学家的童话，很值得阅读。诸如《小马过河》《神笔马良》《猪八戒吃西瓜》等经典故事，也应该纳入孩子的书单。

选择经典文学作品，是让孩子吸收精神营养，也是为其心灵打下良好的底色。儿童文学作家、《纳尼亚传奇》作者刘易斯说过，“当人们长大后重读觉得没什么价值的书，最好小的时候就不要去读它”。读了经典之后，孩子会不自觉地抵制那些粗制滥造的作品。哲哲上小学三年级时，记得一次放学接他，他告诉我同学们都在看特别流行的某套小说。我问他是否喜欢，他说：“我看了几段，觉得太暴力了，都是亡灵啊、死神啊、诅咒啊什么的，就没往下看。”

我知道这套小说市场销量很高，但内容上确实有少儿不宜的成分。于是又问哲哲：“那你觉得什么书才是好书呢？”他张口就来：“有想象力的，故事吸引人的，搞笑一点的，就是好书。”还罗列了像《永远讲不完的故事》《小淘气尼古拉》《淘气包埃米尔》《大林和小林》《月光下的肚肚狼》等一长串书单。

透过这些书目，我看到的是充满童真与童趣、文字与审美趣味俱佳的作品。而缺少亲子共读经验或者没有童书阅读习惯的孩子，对书的判断天然存在短板，甚至只读某一种类题材的书，这样就容易走入阅读的死胡同。就像一个人长期吃甜品，久而久之败坏了胃口。而那些营养均衡的孩子，反而不会痴迷垃圾食品。当他们逐渐长大，会循着内心的方向青睐经典，追寻经典。

一位知名作家说过——文学，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：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，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，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。经典文学作品中有着太多美丽的故事，这些故事不仅丰富了孩子的心灵与情感，让童心变得更加善良、友好、温情而勇敢，也让其拥有了一种安定感、幸福感。就像那本经常陪哲哲入睡的《鳄鱼哇尼》，将这本书抱在怀里，整个世界仿佛都是他的。

节选自《给孩子的童年书》

纸飞机

小时候，我们都曾是小小的纸飞机的乘客。当一架架亲手折出的纸飞机抛向空中，希冀的心便随之起飞，随着它在空中颠簸、翻转、滑翔，画出永不重复的航线，享受片刻紧张美妙的飞行。

那时候天确实很蓝，蓝天下的日子也的确过得很慢。很慢的日子里，有太多对着天空发呆的时刻，春天的飞絮、夏天的蜻蜓、秋天的雁阵、冬天的雪花，都曾使我们幻想过飞。纸飞机，则使我们第一次加入了飞行的行列。

折纸是一门技巧，现在有了专门讲折纸技艺的书，里面涉及各类折法有数百种之多。但不用看，纸飞机的折法也还能被大多数人随手“捡”起。最简单的就是用一张长方形纸，下端掀起两角，对齐压平，上翻；再掀起两角斜对，用先前一角扣住，纵向折三道，机身和两只机翼便已成形。

纸飞机飞行表现的优劣，全看机翼与机身的各项比例和角度，所以折的时候需要细心拿捏，而且需要试飞多架，才能选出一架姿态优美、飞行时间长的精品。

所以，折纸飞机，需要很多废纸。

纸，是一个孩子最早可以大量拥有并自行支配的物资。还没有发书，书包里就先有了家长们按入学通知买好的各种小本子：生字本、算术本、草稿本，等等。通常，还没等日积月累的汉字和阿拉伯数字把这些方格、横线一页页填满，废纸就已开始大量产生了。

学童废纸多，是自古就有的。旧时人们对写有文字的纸张心存敬畏，读书人要在书桌旁摆一个字纸篓，将不要的纸丢入其中；会有专门收字纸的人定期上门，将字纸倒进贴有“敬惜字纸”红条的专用箩筐内，再用扁担挑到专门修建的“敬字亭”去焚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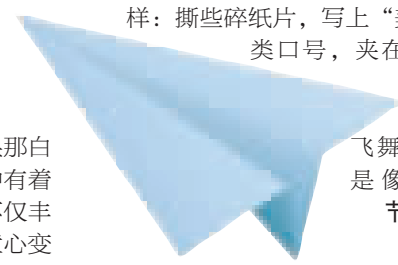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，这些字纸被折成小飞机，得以一飞冲天，也算是得到了一个不错的去处，料想那造字的仓颉老祖在天有灵，也不会特别生气的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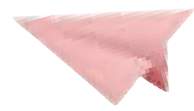
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民用航空事业还没有面向国内大众，在人们的观念里，飞机基本上不是交通工具，而只是战争武器。虽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援华抗日的美国空军名将陈纳德及其飞虎队，当时的孩子们没人知道，那些空战史上的精彩场景被当时的特殊政治背景遮盖了；但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的余波却还在一些电影和样板戏里激荡，当时孩子们流传很广的一本小人书，就叫《战斗英雄杜凤端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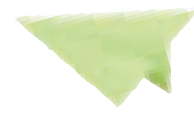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的男孩女孩，都在纸飞机的机翼上用铅笔和蜡笔画上志愿军空军的五角星标志，有的还在机身画上机关炮，想象自己像杜凤端一样飞上蓝天痛歼美帝，心情非常豪迈。而纸飞机的飞行特点，也时常很给这种豪迈提气：有的扔出去，会在空中急停，然后或盘旋俯冲，或来个鹞子翻身，仰飞侧飞，其机动灵活惊险多变，绝对超越现在有些空中特技表演，地面上的欢呼叫好也十分鼓舞士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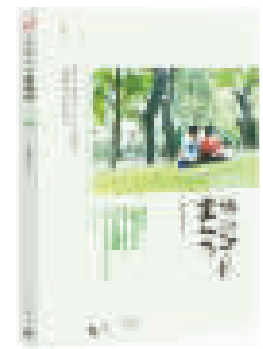
不知是谁，还发明了飞机撒传单的花样：撕些碎纸片，写上“美国佬投降吧”一类口号，夹在机身里一起抛上天，待飞机空中翻转，满天纸屑飞舞，地上的欢呼更是像过年一样……

节选自《那时儿戏》









《给孩子的童年书》
作者：张贵勇
出版社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17年7月

编辑推荐词：全书按照儿童阅读的发展规律，分别触及了文学、科普、历史、传统文化、自然科学、侦探小说、地理、艺术、哲学等当下热门的儿童图书阅读领域，并分析了这些领域的图书特点以及小学生阅读兴趣的培养途径。

《那时儿戏》
作者：王　旭
出版社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17年5月

编辑推荐词：本书是一部记录北京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儿童游戏的散文集，笔调轻松愉快。作者不仅详细描述了那时的游戏、玩具，而且笔端充满对美好时光的追忆和留恋，伴随着淡淡的怀旧的甜蜜。